梁文紀卷十五

明 梅鼎祚 輯

元帝

謝勅[illegible]啓

得梅律湖法師凝寂有有見渴仰赴幾伏惟陛下百姓為心宜翟舜覺士者皆見普照王畿將使化行

南國乃睠西顧江水安流大川利涉鮮雲叆叇暫掩晨
離甘雨霏微猶藏宿霧髙明可仰與天花而俱落清梵
騰空雜壎篪以相韻頂禮最勝敬謁法王瞻彼堵牆不
足為喻立處鋮鋒弗云易擬臣身持淨戒心忭法流接
足道周膜拜路左得未曾有喜躍充遍藝文類聚

謝賜功德淨饌一頭啓

瑶器自滿金鼎流味漿含都蔗味資石蜜

又謝賚功德食一頭啓

天廚淨饌菴羅法果 並北戶錄注

與蕭諮議等書

蓋聞圓光七尺上映真珠之雲面門五色旁臨珊瑚之地化為金粲奪麗水之珍變同珂雪高玄霜之彩豈不有機則感感而遂通有神則智智而必斷故碧玉之樓升堂未易紫紺之殿入室為難必須五根之信以信為首六度之檀以檀為上故能捨財從信去有即空率斯而談良可知矣竊以瑞像放光儵將旬日蹈舞之深形

由每坐向謝之牀恒思管寧之榻夢匡山而太息想桓亭而延佇白雲間之蒼江不極末因抵掌我勞如何想無金玉數在郵示弱水難航猶致書於青鳥流川弗遠佇芳音於赤玉鶴望還信以代萱蘇得志忘言此寧多述法車叩頭叩頭並廣弘明集

荊州長沙寺阿育王像碑

蓋聞璇璣玉衡穹昊所以紀物金版玉文淳精所以播氣何則咸秩社首義盡於寰中鑄鼎馮翊未窮於系表

況復道冠萬靈理超千聖智周十地行圓四等變海成蘇移山入芥針鋒廣說藕絲見道惠音八種面門五色組鉢生華入青樓而吐曜金牀照采出紫殿而相輝纔度蓮河即處天冠之寺始遊羅衛便居堅固之林斯蓋俯應閻浮未臻常樂降情誘接豈窮妄相若乃境無引汲智生淺深明同一體惑起十重七地初刃方稱變易三達後心因窮智種然俱冥四德脫屣雙林示表金棺現焚檀槨浩浩焉不可知已卻望五津距青蓮之洞傍

清梵夜聞風傳百常之觀寶鈴朝響聲揚千秋之宮同符上隴望長安之城闕有類偃師瞻洛陽之臺殿瞰連甍而如綺雜丹木而成帷銘曰
雲聚峯高風清鐘徹月如秋扇花疑春雪極目千里平原道遰

曠野寺碑

雲楣膠葛桂棟陰崇刻虬龍如洞房倒蓮花於綺井月殿朗而相暉雪宮穆以華壯巘巘璇題虹梁生於暮雨

嶫嶫銀牓飛觀入乎雲中銘曰

圓璫旦暉方諸夜朗金盤曜色寶鈴成響宗藝文峯作

郢州晉安寺碑

鳳凰之嶺芊綿映色蓮花之洞照曜增輝山云黃鶴疑

聞天之夜響城稱却月似輕雲之霄蔽銘曰

虹梁紫柱螭桷丹墻綺井飛棟華榱壁璫應龍若動威

鳳疑翔玉舄霄濶金池夕充朱城却梲紫陌潛通瀝柳

朝緑江暉暝紅落霞將暮鮮雲夕布峯下陽烏林生陰

兎分珮隅浦皇檣隱霧俱聽法鐘同覿寳聚

揚州梁安寺碑

竊以陽之有宗者莫擬於靈烏夜之有光者孰踰於陰兎故以日門見羲和之色月殿望奔娥之象而合璧遂邇丈尺猶且莫量朗鏡悠遠積空之所不筭復有紫川青龍之水却月朝霞之山白珪玄璧餞瑶池之上銀闕金宫出瀛洲之下空臺四柱隨仙衣而俱颺寳壍三重映瑞園而涵影旃檀散馥無復圓覺之風地涌神龕皆成多寳之塔

攝山棲霞寺碑

金池無底已通寶塹之側玉樹生風傍臨綵船之上七重欄楯七寶蓮花通風承露含香映日銘曰

苔衣翠屋樹隱丹楹澗浮山影山傳澗聲風來露歇日度霞輕三災不毀得一而貞

歸來寺碑

幡影颺於絳臺梵聲依於應塔三相不留蕭甃終壞八苦遐長燈蛾末已銘曰

鈴隨風振盤依露泣丹桂無枝朱揚自翦九苑萌枯三
昧葉卷疏樹摇落翻流清淺

荆州放生亭碑

魚從流水本在桃花之源龍處大林恒捻浮雲之路豈謂
陵陽垂釣失雲失水莊子懸竿吞鈎吞餌雖復玄龜夜夢
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譬如黄雀伺蟬
不知隨彈鷹至青鶂逐兔詎識扛罻方前北海之餐鶢鶋
未始非人西王之使傳信誰云賤鳥故知魚鳥一觀俱在好

生欲使金牀之鴈更及衡陽之侶雪山之鹿不充食苹之宴

莊嚴寺僧旻法師碑

夫宏才妙物雲液之所降生獨振孤標倫類之所遠絶是故隨兗燭魏非折水之恒珍和璧入秦豈潤山之常寶僧旻法師蓋天地之淳精宇宙之瓌器本姓孫氏有吳開國大皇帝其先也法師道謁二儀德充四海含春夏之長生抱日月之貞明辭旨清新置言閒遠千門萬户必臻其奧九部五時若指諸掌坦然夷易豁爾洞開故緇素結轍華戎延道

晨風之欝北林龍魚之趣深澤哲人云逝指南誰屬銘曰
永離百非聞之寂滅茍云未樹共歸今轍方墳結構伽藍
罷設朱火一潛青松長列

光宅寺大僧正法師碑

昂昂千里孰辨麒麟之蹤汪汪萬頃誰測波瀾之際望
之若披雲霧覩之如觀日月至乃耆年宿望蓄思搆疑
懸鍾無盡短兵有倦猶若分旦望景履氷待日莫不傾
河注燭虛往實歸皇帝革命受圖補天紉地轉金輪於

忍土策紺馬於閻浮逸翮方超圖南轂軌豈直盡茲相府署彼義年方當高步仙階永編金牒繁霜凝而旦委松風淒而暮來悲馬鳴之不反望龍樹而心哀銘曰

澄月夜虧清氛旦卷曾巒遠岸蒼江傍縆

梁安寺刹下銘

阿閦宬羅洞房寫寮似靈苑之金扇類景福之銀鋪垂琬琰之文璫飾琅玕之仙寶神童戾止亟連翩於威風薩埵來遊屢徘徊於紺馬有識之所虔仰無著之所招

提觀慧樓而下拜望天街而興善辭曰

塵沙無始造色無先飛蛾不息縈蠶自纏筵蛇未斷藤鼠方緣苦流長汎愛火恒然髻珠孰曉懐寶詎宣挺茲靈覺時惟天仙真籍表聖化乳稱權寶剎千道高旛四懸鳳樓含日龍臺吐煙紫山翠羽紅水青蓮雪宫月殿晨暉夜圓宵長梵響風遠鐘傳仙衣有拂靈剎無邊

香鑪銘

蘇合氤氳非煙似雲時穠更薄乍聚還分火微難盡風

長易聞執云道力慈悲所薰並藝文類聚

內典碑銘集林序

夫法性空寂心行處斷感而遂通隨方引接故鷲園善誘馬苑弘宣白林將謝青樹已列是宣金牒方寄銀身自像教東流化行南國吳主至誠歷七霄而光曜晉王畫像經五帝而彌新次道孝伯嘉賓玄度斯數子者亦一代名人或修理止於伽藍或歸心盡於談論銘頌所稱與公而已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斯語未見其

人班固碩學尚云讚頌相似陸機鈎深猶聞碑賦如一唯伯喈作銘林宗無愧德祖能誦元常善書一時之盛莫得係踵況般若玄淵真如妙密觸言成累係境非真金石何書銘頌誰闡然建塔紀功招提立寺或興造有由或誓願所記故鐫之玄石傳諸不朽亦有息心應供是曰桑門或謂智囊或稱印手高座擅名預師尹之席道林見重陪飛龍之座峩眉廬阜之賢鄴中宛鄧之哲昭哉史冊可得而詳故碑文之興斯焉尚矣夫世道亟

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移屬詞之體或異但繁則傷弱率則恨省存華則失體從實則無味或引事雖博其意猶同或新意雖奇無所倚約或首尾倫帖事似牽課或復博涉體製不工能使豔而不華質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事隨意轉理逐言深所謂菁華無以間也予幼好雕蟲長而彌篤遊心釋典寓目詞林頃常捜聚有懷著述譬諸法海無讓波瀾亦等須彌歸同一色故不擇高卑唯能是與儻未詳悉隨

而足之名爲內典碑銘集林合三十卷庶將來君子或
裨觀見焉

簡文帝法寶聯壁序

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貞麗觀乎人文藻火所以昭
發况復玉毫朗照出天人之表金牒空解生文章之外
雖境智冥焉言語斯絶詠歌作焉可略談矣粤乃書稱
湯誥篇陳夢說昔則王畿居亳今則帝業維揚功施天
下我之自出豈與姚墟石紐譙城温縣御龍居夏唐杜

入周而已哉皇帝垂衣負扆辨方正位車書之所會同南暨交阯風雲之所沾被西漸流沙武實止戈秉宜生之劒樂彰治定減卮犧之瑟相兼二八知微知彰將稱四七如貔如虎寧俟容成翠屋之遊廣成石室之會故以宗心者忘相歸憑者常樂昔轉輪護法南宮有金龍之瑞梵天請道東朝開寶蓋之祥盡善盡美獨高皇代古者所以出師入保冬羽秋籥實以周頌㓜冲用資端士漢盈末學取憑通議大傳之論孟侯小戴之談司業

山川珍異俟郊迎而可知帷幄後言籍懇田而求驗以
今方昔事則不然我副君業邁宣尼道高啓筮之作聲
超姬發寧假卞蘭之頌譬衡華之峻極如渤澥之波瀾
顯忠立孝行修言道博施尚仁動微成務智察舞雞文
分封蟻爰初登仕明試以功德加三輔威行九流董師
虎據操鈹蟬冕津鄉濟沈物仰平分之恩沂岱邛岷民
思後來之政陳蒼留反裘之化淮海萬墨幘之聲威漸
黄支化行赤谷南通舜玉北平堯柳朝鮮航海夜郎款

塞然後體道方震雨施雲行漢用戊申晉維庚午增暉
前曜獨擅元貞恩若春風惠如冬日履道爲輿策賢成
駟降意韋編留神緗帙許商算術王闈射譜南龜異說
東馳雜賦任良奕碁羨門式法箴興琴劒銘自盤盂無
不若指諸掌尋涇辨渭重以鳳艷風飛鸞文颷竪纖者
入無倫大者含元氣韻調律呂藻震玄黃豈俟取讚彥
先詢闕雅主至於鹿園深義龍宮與說遠命學徒親登
講肆詞爲憲章言成楷式徃復王粲事軼魏儲酬答蔡

謨道髙晉兩似懸鍾之應響猶儭罇之待酌率爾者踵
武遜聽者風聲是使金堅祕法寳冥夕夢無懐不滅華
胥夜感自非建慧橋明智劒薫戒香沐定水何以空積
忽微歴賢刼而終現黍累迴斡緼珠藏而方傳加以大
秦之籍非符八體康居之篆有異六文二乘始闢譬馬
傳兎一體同歸棄犀崇象潤業滋多見思平積本有凝
邈了正相因雖談假續不攝單影即此後心還蹤初焰
俱宗出倒蓮華起乎淤泥並會集藏明珠曜於貧女性

相常空般若無五時之説不生煩惱涅盤爲萬德之宗
無不酌其菁華撮其旨要採彼玳鱗拾兹翠羽潤珠隋
水抵玉崑山每至鶴關旦啓黄綺之儔朝集魚燈夕朗
陳吳之徒晚侍皆仰稟神規躬承睿旨爰賜嘉名謂之
聯璧聯含珠而可擬璧與日而方升以今歲次攝提星
在監德百法明門於兹總備千金不刊獨髙斯典合二
百二十卷號法寶聯璧雖玉杯繁露若倚蒹葭金臺鑒
楹似吞雲夢繹自伏櫪西河攝官南國十迴鳳琯一奉

龍光筆削未勤徒榮卜商之序稽古盛則文慙安國之
製謹抄纂爵位陳諸左方
使持節平西將軍荆州刺史湘東王繹年二十七字世
誠
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子顯年四十八字景暢
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彭城劉溉年五十八字茂灌
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宮侍南琅邪王修年四十二字
彦遠

吳郡太守前中庶子南瑯邪王規年四十三字威明
都官尚書領右軍將軍彭城劉孺年五十五字孝稺
太府卿步兵校尉河南褚球年六十三字仲寶
中軍長史前中庶子陳郡謝僑年四十五字國美
中庶子彭城劉遵年四十七字孝陵
中庶子南瑯邪王稺年四十五字孺通
宣城王友前僕東海徐喈年四十二字彥邕
前御史中丞河南褚澐年六十字士洋

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陳郡袁君正年四十六字世忠

中散大夫金華宮家令吳郡陸襄年五十四字師卿

中散大夫瑯邪王藉年五十五字文海

新安太守前家令東海徐摛年六十四字士續

前尚書左丞沛國劉顯年五十三字嗣芳

中書侍郎南蘭陵蕭幾年四十四字德玄

雲麾長史尋陽太守前僕京兆韋稜年五十五字威直

前國子博士范陽張綰年四十三字孝卿
輕車長史南蘭陵蕭子範年四十九字景則
庶子吳郡陸罩年四十八字洞元
庶子南蘭陵蕭瑱年四十字文容
祕書丞前中舍人南瑯邪王許年二十五字幼仁
宣城王文學南瑯邪王訓年二十五字懷範
洗馬權兼太府卿彭城劉孝儀年四十九字子儀
洗馬陳郡謝禧年二十六字休度

中軍録前洗馬彭城劉緼年三十三字懷芬
前洗馬吳郡張孝總年四十二字孝總
南徐州治中南蘭陵蕭子開年四十四字景發
平西中録事叅軍典書通事舍人南郡庚肩吾年四十
八字子慎
北中記室叅軍頴川庚仲容年五十七字仲容
宣惠記室叅軍南蘭陵蕭滂年三十二字希傅
舍人南蘭陵蕭清年二十七字元專

宣惠主簿前舍人陳郡謝嘏年二十五字茂範

尚書都官郎陳郡殷勸年三十字弘善

安北外兵參軍彭城劉孝威年三十九字孝威

前尚書殿中郎南蘭陵蕭愷年二十九字元才並廣弘明集

昭明太子蕭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

答雲法師請開講書太子留情內典選十僧入玄圃雲為上首既雲請開講令旨解二諦法身義

統覽近示知欲見令道義夫釋教凝深至理淵粹一相

之道杳然難測不二之門寂焉無響自非深達玄宗精解妙義若斯之處豈易輕辨至於宣揚正教在乎利物耳弟子之於内義誠自好之樂之然鈎深致遠多所未悉為利之理蓋何足論諸僧並入法門游道日廣至於法師彌不俟說云欲見餐稟良所未喻想得此意不復多云統和南

法雲重請昭明太子開講啓

釋法雲啓殿下以生知上識精義入神自然勝辨妙譚

出俗每一往復闔筵心醉真令諸天讚善實使釋梵雨華貧道雖幼知向方而長無成業蓮之濫吹聖明而識慙無還者豈不願餐幽致敢祈仰者誠在希聞妙說令猥蒙啓旨未許羣情還思輕脫用深悚懼渴仰有實饑虛非假循思檢願重以祈聞惟希甘露當開用得永袪鄙吝伏願四弘本誓曲允三請懇懃謹啟

重答雲法師書

重覽來示知猶欲令述義不辯為利具如前言甘露之

開彌懃來說若止是略標義宗無為不爾但愧以魚目
擬法師之夜光耳統和南

謝勅賚看講啓

臣統啓主書管萬安奉宣勅旨以臣今講竟曲垂勞問
伏以正言深奧總一羣經均斗杓以命四時等太陽而
照萬國臣不涯庸淺輕敢奉宣莫測天文徒觀玉府懃
悚交并寢興無寘仰降中使俯賚光臨榮荷殊慈靡知
啓處不任下情謹附啓事謝聞謹啓

殊恩不知啓處不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賚制旨大涅盤經講疏啓

臣統啓後閤應勅木佛子奉宣勅旨垂賚制旨大般涅槃經講疏一部十袠合目百一卷寒鄉覩日未足稱奇採藥逢仙曾何譬喜臣伏以六爻所明至邃窮於幾象四書所總施命止於域中豈有牢籠因果辨斯寶城之教網羅真俗開茲月滿之文方當道洽大千化均百億雲彌識種雨遍身田豈復論唐帝龜書周王策府何待

刊寢盂津屏黙丘索甘露妙典先降殊恩揣己循愚不

勝慶荷不任頂戴之至謹奉啓

謝勅賚制旨大集經講疏啓

臣統啓宣詔王慧寶奉宣勅旨垂賚制旨大集經講疏

二袠十六卷甘露入頂慧水灌心似闇遇明如饑獲飽

伏以非色非欲二界同坊匪文匪理三詮雲集四辯言

而未極八聲闡而莫窮俯應天機垂茲聖作同真如而

無盡與日月而俱懸但觀寶春山獲珠大海臣實何能

恒蒙誘被張奏谷筆豈足陳心抗袖長言未伸歌舞不任喜荷之至謹奉啓謝聞謹啓

謝勅賚水犀如意啓 藝文作簡文誤

臣統啓應勅左右伯佛掌奉宣勅旨垂賚水犀如意一柄式是道義所須白玉照彩方斯非貴珊瑚挺質匹此未珍雕剖既成先被庸薄如蒙漢帝之簪似獲趙堯之印謹仰承威神陳諸講席方使歡喜羅漢懷棄鉢之嗟王式碩儒忻驪駒之辯能飾寶刀子桓愿其大賚犛牛

輕拂張敞慙其舊儀殊恩特降伏深荷躍不任下情謹啓事以聞謹啓（並廣弘明集碩藝文作儒）

東宮上掘得慈覺寺鐘啟（一作簡文）

竊以白亭舊室絶顯禎祥之氣闕里故堂暫聞鍾石之響猶復存諸良史汗彼篆素豈如杏梁遺飾迴成紺殿椒墀昔處仍構寶階啓彝鐘於殊里記靈文於福地雖魏廟出璽魯祠現璧固以推茲孝感恩此禎契將郭令鄗其開金羊田陋其產玉豈直季武庭樹愧韓起之譽

蜀相宅基慭孝安之碣伏惟覽啓增恩撫瑞深悲慟切

視奩哀喻封箴藝文類聚

令旨解二諦義并問答

二諦理實深玄自非虛懷無以通其弘遠明道之方其

由非一舉要論之不出境智或時以境明義或時以智

顯行至於二諦即是就境明義若迷其方三有不絕若

達其致萬累斯遣所言二諦者一是真諦一名俗諦真

諦亦名第一義諦俗諦亦名世諦真諦俗諦以定體立

名第一義諦世諦以褒貶立目若以次第言說應云一真諦二俗諦一與二合數則為三非直數過於二亦名有前後於義非便真既不因俗而有俗亦不由真而生正可得言一真一俗真者是實義即是平等更無異法能為雜間俗者即是集義此法得生浮偽起作第一義者就無生境中別立美名言此法最勝最妙無能及者世者以隔別為義生滅流動無有住相涅槃經言出世人所知名第一義諦世人所知名為世諦此即文證褒

貶之理二諦立名差別不同真俗世等以一義說第一義諦以二義說正言此理德既第一義亦第一世既浮僞更無有義所以但立世名諦者以審實爲義真諦審實是真俗諦審實是俗真諦離有離無俗諦即有即無即有即無斯是假名離有離無此爲中道真是中道以不生爲體俗既假名以生法爲體

南澗寺慧超諮曰浮僞起作名之爲俗離於有無名之爲真未審浮僞爲當與真一體爲當有異

令旨答曰世人所知生法為體出世人所知不生為體
依人作論應如是說若論真即有是空俗指空為有依
此義明不得別異
又諮真俗既云一體未審真諦亦有起動為當起動自
動不關真諦
令旨又答真諦寂然無起動相凡夫惑識自橫見起動
諦一作理
又諮未審有起動而凡夫橫見無起動而凡夫橫見

令旨又答若有起動則不名橫見以無動而見動所以
是橫
又諮若法無起動則唯應一諦
令旨又答此理常寂此自一諦橫見起動復是一諦唯
應有兩不得言一
又諮為有橫見為無橫見
令旨又答依人為語有此橫見
又諮若依人語故有橫見依法為談不應見動

令旨答即俗知真即真見俗就此為談自成無異約人

人辨見自有生不生殊殊下舊有辯字當衍

又諮未審俗諦之體既云浮幻何得於真實之中見此

浮幻

令旨答真實之體自無浮幻惑者橫構謂之為有無傷

真實體自玄虛

又諮聖人所見見不流動凡夫所見自見流動既流不

流異愚謂不得為一

令旨答不謂流不流各是一體正言凡夫於不流之中橫見此流以是為論可得成一

又諮真寂之體本自不流凡夫見流不離真體然則但有一真不成二諦

令旨答體恒相即理不得異但凡見浮虛聖覩真寂約彼凡聖可得立二諦名

招提寺慧琰諮曰凡夫見俗以生法為體聖人見真以不生為體未審生與不生但見其異復依何義而得辨

又諮聖人見無無可稱諦凡夫見有何得稱諦得一作能

令旨答聖人見無在聖為諦凡夫審謂為有故於凡為諦

棲玄寺曇宗諮曰聖人為見世諦為不見世諦

令旨答曰聖知凡人見有世諦若論聖人不復見此

又諮聖人既不見世諦云何以世諦教化衆生

令旨答聖人無惑自不見世諦無妨聖人知凡夫所見故曲隨物情說有二諦

又諮聖人知凡見世諦即此凡夫不

令旨答此凡即是世諦聖人亦不見此凡

又諮聖既不見凡焉知凡見世諦

令旨答聖雖自無凡亦能知有凡自謂為有故曲赴其情為説世諦

司徒從事中郎王規諮曰未審真俗既不同豈得相即之義

令旨答聖人所得自見其無凡人所得自見其有見自

不同無妨俗不出真外

又諮未審既無異質而有二義爲當義離於體爲當即義即體

令旨答更不相出名爲一體愚聖見殊自成異義

又諮凡夫爲但見俗亦得見真不

令旨答止得見俗不得見真

又諮體既相即寧不覩真

令旨答凡若見真不應覩俗覩俗既妄焉得見真

靈根寺僧遷諮曰若第一以無過爲義此是讚歎之名
眞離於俗亦應是讚歎之名
令旨答曰卽此體眞不得言歎第一義諦既更立美名
所以是歎
又諮無勝我者既得稱讚歎我體卽眞何故非歎
令旨答無勝我者所以得稱讚歎我體卽眞亦是我眞
故非讚歎
又諮我無過者所以得稱讚歎我是不僞何得非讚

又諮橫見為有實自無法實既無法說何為生

令旨答即此生法名為橫見亦即此橫見名為生法

又諮若是橫見不應有生若必有生何名橫見（不應有生一作實自無生）

令旨答既云橫見實自無生但橫見為有有此橫生（實自無生一作不應有生）

衡山侯蕭恭諮曰未審第一義諦既有義目何故世諦獨無義名

令旨答曰世既浮俗無義可辨
又諮若無義可辨何以稱諦
令旨答凡俗審見故立諦名
又諮若凡俗見有得受諦名亦應凡俗見有得安義字
令旨答凡俗審見故諦名可立浮俗無義何得强字為義
又諮浮俗雖無實義不無浮俗之義既有此浮俗何得不受義名

令旨答正以浮俗故無義可辨若有義可辨何名浮俗

中興寺僧懷諮曰令旨解言真不離俗俗不離真未審

真是無相俗是有相有無相殊何得同體

令旨答曰相與無相此處不同但凡所見有即是聖所

見無以此為論可得無別

又諮既是一法云何得見為兩見既有兩豈是一法

令旨答理乃不兩隨物所見故得有兩

又諮見既有兩豈不相違

令旨答法若實兩可得相違法實不兩人見自兩就此作論焉得相乖

又諮人見有兩可說兩人理既是一豈得有兩

令旨答理雖不兩而約人成兩約一作令

始興王第四男蕭暎諮曰第一義諦其義第一德亦第一不

令旨答曰義既第一德亦第一

又諮直言第一已包德義何得復加義字以致繁複

令旨答直言第一在義猶昧第一見義可得盡美

又諮若加以義字可得盡美何不加以德字可得盡美

令旨答第一是德豈待復加但加義字則德義雙美

又諮直稱第一足見其美偏加義字似有所局

令旨答第一表德復加義字二美俱陳豈有所局

吳平世子蕭勵諮曰通旨云第一義諦世諦褒貶立名

真俗二諦定體立名尋真諦之理既妙絶言慮未審云

何有定體之旨

令旨答曰談其無相無真不真寄名相說以真定體

又諮若真無諦無體今寄言辨體未審真諦無相何不寄言辨相

令旨答寄言辨體猶恐貶德若復寄言辨相則有累虛玄

又諮真諦玄虛離於言說今既稱有真豈非寄言辨相

令旨答寄有此名名自是相無傷此理無相虛寂

又諮未審此寄言辯體為是當理為不當理

令旨答無名而説名不合當理

又諮若寄言辨名名不當理未審此寄將何所説一作將作何説

令旨答雖不當理為接引衆生須名相説

宋熙寺慧令諮曰真諦以不生為體俗諦以生法為體而言不生即生生即不生為當體中相即為當義中相即

令旨答云體中相即義不相即

又諮義既不即體云何即

令旨答凡見其有聖覩其無約見成異就體恒即

又諮體既無兩何事須即

令旨答若無體無別兩緣見有兩見既兩異須明體即

又諮若如解旨果是就人明即

令旨答約人見為二二諦所以名生就人見明即此亦何妨

始興王第五男蕭瞖諮曰真諦稱真是實真不

令旨答曰得是實真

又諮菩薩會真之時為忘俗忘真不

令旨答忘俗忘真故說會真

又諮若忘俗忘真故說會真忘俗忘真何謂實真

令旨答若存俗存真何謂實真正由兩遣故謂實真

又諮若忘俗忘真而是實真亦應忘真忘俗而是實俗

令旨答忘俗忘真所以見真忘真忘俗彌見非俗

又諮菩薩會真既忘俗忘真今呼實真便成乖理

令旨答假呼實真終自忘真兩忘稱實何謂乖理
興皇寺法宣諮曰義旨云俗諦是有是無故以生法為
體未審有法有體可得稱生既是無法而云何得有生
義既一作無
令旨答俗諦有無相待而立既是相待故並得稱生
又諮若有無兩法並稱為生生義既一則有無無異
令旨答俱是凡夫所見故生義得同是有是無焉得不
異

令旨答若稱第一是待於義已足無假說俗第二方成相待

又諮若世諦之名不稱第一之稱無所形待

令旨答第一襃真既云相待世名是待直置可知

光宅寺法雲諮曰聖人所知之境此是真諦未審能知之智為是真諦為是俗諦

令旨答曰能知是智所知是境智來冥境得言即真

又諮有智之人為是真諦為是俗諦

令旨答若呼有智之人即是俗諦

又諮未審俗諦之人何得有真諦之智

令旨答聖人能忘於俗所以得有真智

又諮此人既冥無生亦應不得稱人

令旨答冥於無生不得言人寄名相說常自有人

靈根寺慧令諮曰爲於真諦中見有爲俗諦中見有

令旨答曰於真諦中橫見有有

又諮俗諦之有爲實爲虛

令旨答是虛妄之有
又諮爲當見妄爲當見有
令旨答見於妄有
又諮無名相中何得見有名相
令旨答於無名相見有名相所以妄有
又諮於無名相妄見爲有譬如火熱惑者言冷得就熱中有冷相不若於無相而有名相亦於火中應有此冷
令旨答火自常熱妄見有冷此自惑冷熱未嘗異

又諮若境即真境何不智即真智

令旨答未見無生故非真智何妨此智未真而習觀真境豈得以智未真智而使境非真境

宣武寺法寵諮曰真諦不生不滅俗諦有生有滅真俗兩義得言有異談其法體只得是一未審體從於義亦得有二不

令旨答曰體亦不得合從於義

又諮未審就凡聖兩見得言兩義亦就凡聖兩見得言

令旨答就凡為語有實異無約聖作談無不異有
建業寺僧愍諮曰俗人解俗為當解俗參差而言解俗
為當見俗虛假而言解俗
令旨答只是見俗參差而言解俗
又諮俗諦不但參差亦是虛妄何故解參差而不解虛
妄
令旨答若使凡夫解虛妄即是解眞不解虛妄所以名
為解俗

光宅寺敬脫諮曰未審聖人見真為當漸見為當頓見

令旨答漸見

又諮無相虛懷一見此理萬相並寂未審何故見真得有由漸

令旨答自凡之聖解有淺深真自虛寂不妨見有由漸

又諮未審一得無相並忘萬有為不悉忘

令旨答一得無相萬有悉忘

又諮一得無相忘萬有者亦可一得虛懷窮彼真境不

應漸見
令旨答如來會寂自是窮真淺行聖人恒自漸見
又諮若見真有漸不可頓會亦應漸忘萬有不可頓忘
令旨答觧有優劣故有漸見忘懷無偏故萬有並寂

令旨解法身義并問答

法身虛寂遠離有無之境獨脫因果之外不可以知知
不可以識識豈是稱謂所能論辨將欲顯理不容嘿然
故隨從言說致有法身之稱天竺云達磨舍利此土謂

之法身若以當體則是自性之目若以言説則是相待立名法者軌則為旨身者有體之義軌則之體故曰法身略就言説粗陳其體是常住身是金鋼身重加研覈其則不爾若定是金鋼即為名相定是常住便成方所所謂常住本是寄名稱名金鋼本是譬説及談實體則性同無生故云佛身無為不墮諸法故涅槃經説如來之身非身是身無量無邊無有足跡無知無形畢竟清淨無知清靜而不可為無稱曰妙有而復非有離無離

有所謂法身稱名一作稱曰

招提寺慧琰諮曰未審法身無相不應有體何得用體以釋身義

令旨答曰無名無相乃無體可論寄以名相不無妙體妙一作妨

又諮若寄以名相不無妙體則寄以名相不成無相

令旨答既云寄以名相足明理實無相

又諮若寄以名相而理實無相理既無相云何有體

令旨答寄言執物何得無體
又諮亦應寄言執物非復無相
令旨答執物義邊理非無相所言無相本談妙體
又諮真實本來無相正應以此執物何得隱斯真實強
生言相
令旨答真實無相非近學所窺是故接諸庸淺必須寄
以言相
光宅寺法雲諮曰 未審法身常住是萬行得不

令旨答曰名相道中萬行所得
又諮既為萬行所得豈是無相若必無相豈為萬行所
得
令旨答無名無相何嘗有得寄以名相假言有得
又諮寔有萬行實得佛果安可以無相全無所得
令旨答問者住心謂實有萬行今謂萬行自空豈有實
果可得
又諮見有衆生修習萬行未審何故全謂為無

令旨答凡俗所見謂之為有理而檢之實無萬行

又諮經說常住以為妙有如其假說何謂妙有

令旨答寄以名相故說妙有理絕名相何妙何有

莊嚴寺僧旻諮曰未審法身絕相智不能知絕相絕知何得猶有身稱

令旨答曰無名無相曾有何身假名相說故曰法身

又諮亦應假名相說是智所照何得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

令旨答亦得寄名相慧眼所見

又諮若慧眼能見則可以知知若智不能知則慧眼無見

令旨答慧眼無見亦無法可見

又諮若云無見有何法身

令旨答理絶聞見實無法身

又諮若無法身則無正覺正覺既有法身豈無

令旨答恒是寄言故有正覺正覺既在寄言法身何得

定有

宣武寺法寵諮曰未審法身之稱為正在妙體金姿丈六亦是法身（體一作本）

令旨答曰通而為論本跡皆是別而為語止在常住

又諮若止在常住不應有身若通取丈六丈六何謂法身

令旨答常住既有妙體何得無身丈六亦能軌物故可通稱法身

又諮若常住無累方稱法身丈六有累何謂法身
令旨答衆生注仰妄見丈六丈六非有有何實累
又諮若丈六非有指何為身
令旨答隨物見有謂有應身
又諮既曰應身何謂法身
令旨答通相為辨故兼本跡覈求實義不在金姿
靈根寺慧令諮曰未審為以極智名曰法身為以全相
故曰法身全一作絶

令旨答無名無相是集藏法身圓極智慧是實智法身

又諮無名無相則無身不身既有法身何謂無相

令旨答正以無相故曰法身

又諮若以無相故曰法身則智慧名相非復法身

令旨答既是無相智慧豈非法身

又諮如其有身何名無相若是無相何得有身

令旨答於無名相假說法身

又諮若假說法身正存名相云何直指無相而謂法身

令旨答既於無相假立名相豈得異此無相而說法身

靈味寺静安諮曰未審法身乘應以不

令旨答法身無應

又諮本以應化故稱法身若無應化何謂法身

令旨答本以軌則之體名為法身應化之談非今所軌

又諮若無應化云何可軌既為物軌豈無應化

令旨答衆生注仰蒙益故云能為物軌化緣已畢何所應化

又諮若能益衆生便成應化若無應化何以益物
令旨答能生注仰執則自成何勞至人俯應塵俗
又諮既生注仰豈無應化若無應化注仰何益
令旨答正由世尊至極神妙特深但令注仰自然蒙祐
若應而後益何謂至神不應而益故成窮美若必令實
應與菩薩豈殊 並廣弘明集 昭明集參校

同泰僧正講詩序

大正以貞俗兼解鬱爲善歌璡師以行有餘力緣情繼

嚮余自法席既闌便思和寂杼軸二年濡翰兩器大正令春復為同泰建講法輪將半此作方成所以物色不同序事或異昭明集

祭達磨大師文達磨以梁大通二年終于元魏以其喪告梁武帝即賵寶玉詔以祭禮供養太子為文具略曰

洪惟聖胄大師荷十力之智印乘六通而泛海運悲智於梵方拯顛危於華土佛法正宗記

邵陵王蕭綸字世調武帝第六子

答皇太子示大法頌啓　簡文

慈鋒鬱壯妙辯縱橫慧捨兩闕智包三藏故五時之說既陳七處之禮斯聚枏般若之妙源顯無生之真諦心注八流意舍五忍能使六地震動四花普雨折木蓋鱗開羅散翮香烏步花訓遊於雲圃瑞雀飛環翔舞於風前高門洞啓不同銅馬之飾寶殿霞開寧假鳳凰之瑞雖復長卿壯辭曾何足數子雲妙句比此蔑如

揚州僧正智寂法師墓誌銘

緣城虛假欲海漂深三相難久八風易侵寔惟上德爲
龍爲光凝情內瑩被采外揚微言折角精義解頤有同
商生譬彼名醫妙法方永慧水停滋五通軫慕四衆增
悲並藝文類聚

設無礙福會教

儕紀大士廣濟義非爲已導弘羣生種種方便所以虛
已樂靜表之內經確乎難拔著自外典又加獨往斯意
足論隱不隔真乃爲菩薩廬山東林寺禪房智表法師

德稱僧傑實號人龍懷道守素多歷年所不為事屈不
為時伸上下無常一相無相遂能捨彼耆闍來遊垢濁
興言一面定交忻曰余以薄德謬臨大邦教義未聞貴
賢總至昔綺季之出漢年巢許之興唐日茲逦聖主流
慈天澤滂被異人間出復在此辰不勝舞蹈帝之恩普
也剋今月十日於栖賢寺設無礙會并致敬開士躬諮
勝福下筵餐道凡厥民隷爰及庶士罔不率從咸皆請
業上答乾慈永同彼岸外依事宣行

廣弘明集

釋文紀卷二十二